

修改

大型古装戏

(高甲戏)

保生大帝

谢局长

本团创作组

执笔 許文苑

厦

甲戏剧团演出

· 4

大型古装剧

(高甲戏)

保生大帝

人物表

吴本
弘生
荣昌
勤秀姑
弘生母
阿坤
阿坤母
翠翠
山贼
四弟子
老者

胡庸
管家
李页外
张师爷
江县令
罗氏
江云英
宋仁宗
李太后
青年甲
明、清、近代圣者

崔太医
何太医
冯太医
李木匠
小完
宫娥
内侍
武士
衙役
青年乙

青年乙

近代圣者

73

序幕

海沧台青礁污济慈宫，始建于南宋年间，供奉民间神医“保生大帝”。自宋以来，近代来此朝圣者，络绎不绝。

《幕在歌声中启。

《内声唱》

一代良医名吴本。

7
医术精湛德更高。
铜针草药治奇疾，
吸水喷气怪沉疴。
上医国母下黎庶，
云游四海杖悬壶。
救死扶伤不求赏，
阎阎至今称华佗。

（在歌声中有明以上的人到宫朝圣，有清代的人朝圣下
灯光变，衣着近代装的朝圣者，扶老携幼地上。

一青年甲：（向一老者问）老阿伯，这青礁的大道公与白礁的
道公不相同。

老者：怎样不同啊。

一青年乙：白礁的大道公举鞭，青礁的大道公举的是剑。

老者：唔，是这样吗？你听我说，这其中有一段因果呢。

一青年甲：什么因果？

老者：据说几百年前 这青礁白礁就叫赤礁乌礁……

（内声唱）

青礁乌礁在海边，
蛟龙作恶石鳖成精。
翻船毁田害人畜，
乡民四出去逃生。

老者：这无法离家运出的人，为了生存，就来求大道公做主。

（唱）

大道公听了怒气生，
炼成新蛟剑与打蟹鞭。
蛟龙石鳖皆受罚，
保得四境尽安宁。

（歌声中老者与青年下。一群来自台湾的朝圣者上。）

青年乙：阿伯，这慈济东宫，怎样和阮台湾堂中的老济宫一模一样阿？

老者：当年民族英雄郑成功，要驱逐红毛收复台湾，欠大木造船，来向大道公借，这里的乡亲献了二殿的杉料，约好凯旋归来重建。谁知……

（唱） 台湾收复国情变，
英雄信义愿难还。
学甲仿建慈济宫，
从此香火传台湾。

青年甲：吔。大道公是白礁村的人，怎样会来这龙湫坑住啊？

老者：大道公自幼父母因无钱治病，相继死亡，他立志学医济世救人，先拜地医为师，后来为了医术要精益求精。他游名山，访师学医，奇遇异人，传授金针刺穴、“三五飞步”之法。学成归来，看到这东隅山的药草，就在这龙湫坑，结茅为舍，凿井汲水，采药煎药，为乡亲治病。

青年乙：哦，这山上的丹井，药白。

老者：就是当年大道公在此施医制药用的。

（灯暗。幕内歌声起。）

（幕在歌声中启：弟子们在捣药、制药的动作。）

（内声唱）

乌暗誓，乌暗誓，
为黎民，免受罪。
不怕风，不怕雨，
不怕天乌路暗晦，
乌暗誓，乌暗誓，
为扶伤，为救世。

山高險，嶺難爬，
水過大腿不后退。
烏暗誓，烏暗誓，
手執火把壺掛背。
老虎擋途蛇搗鬼，
赴湯蹈火不反悔。

（歌聲中幕啓，四弟子在做制藥動作。）

弟子乙：师兄，咱药已制好了，先生怎样还未回来啊？

弟子甲：定是归途中，又遇上了病人，才会这么晚未回。

弟子丙：那咱要做什么呢？

弟子甲：咱就来读先生写下来的医案好吗？

众：好，（各拿一本子）

弟子乙：（唱）
胃家寒，肾亦虚，
两味服，作丸宜。

弟子丙：也，师兄。这两味药到底是什么啊？

弟子乙：先生这里写着：白豆蔻四钱，破故纸二钱，共为末，搓
作丸，早晚服。

弟子甲：（唱）
气血补，全在脾，
忌冷物，方可医。

弟子丁：（唱）
疟疾苦，寒热来，
早前二刻服下徘徊。

弟子丙：（唱）
相火旺，命火衰，
戒色欲，静养宜。

众 合：（唱）
诸般病皆由七情起，
清心寡欲好睡三更。

（内吴本声唱。）

吴 本：（唱）
尽日里串街巷走四乡。

众：先生回来了。（奔出门）

（吴本扶着药葫芦上。）

吴本：（唱） 乡亲们邀看病怎辞奔忙，

（众弟子把吴本迎入。）

弟子甲：先生，为何回来得晚？

吴本：（唱） 归途中又遇上急病两桩，

求医切我怎无动于衷。

弟子乙：弟子正在说先生准是归途又遇上病人。

弟子丙：不知先生，遇着啥号病人？

吴本：（唱） 为师归途过李村，

木匠夫妻吵架闹纷纷。

弟子乙：冤家为啥事啊？

吴本：（唱） 单生一子方三岁，

小儿无知误把铁钉吞。

弟子丙：啥呀，铁钉吞落去，岂不刺破肠肚。

弟子甲：先生，这要如何是好？

弟子乙：先生，救人要紧啊。

吴本：为师岂能袖手旁观，即共他配了一粒药丸，让他吞下，

不到两个时辰，铁钉就随大便出来了。

弟子甲：唔，先生是用什么妙方啊？

吴本：朴硝，生磁石粉拌猪油。

弟子丁：请先生共弟子讲解药物效用。

吴本：铁钉非朴硝不能泄出，朴硝无磁石粉不能粘上铁钉，为

师用猪油将二物调为丸沾密，让小儿吞下去。

弟子丁：妙！真是妙方啊。

弟子乙：那另一粒是什么？

（唱）

出李村，到郭庄，

步履高低夜色浓，
急赶路，行匆匆，
忽闻呻吟之声出前方。
寻声向前去探着，
有人小便患不通。
滴水未曾沾上唇，
腹涨如碓正慌张。

弟子丙：小便不通也不急死人啊！

吴 本：病情虽凶，用药却也简单。

弟子丁：先生用什么药共他疗治啊？

吴 本：为师教他抓来田螺，参盐捣烂，敷在肚脐下，不到一个时辰，小水也就通了。

弟子甲：先生用药，真是如矢破的啊。

〈传来叩门声。〉

吴 本：有人叩门。

弟子甲：这样晚了，那会有人来叩门。先生你辛苦了一日了，休息啦！

〈众欲下，又叩门声。〉

吴 本：听，又在叩门了，定是有人求医，快，快去开门。

弟子甲：是。〈开门，一惊〉啊，无！无……无，

〈众怔住，甲退，虎进内。〉

众：无，虎。先生快，快走啊。

〈虎晃着颈，慢慢地走进屋，向吴本伏地不动。〉

吴 本：〈奇怪地〉也，看它伏地不动，这，这是何故啊。

弟子甲：先生，你看它张着嘴，是要吃人。

弟子乙：是啊！快择像似，共打出去。

〈众弟子欲取棍，虎摇摇头又晃头。〉

吴 本：慢！看它并无伤人之意，待为师向前一观。

弟子甲：先生不可大意阿。

（吴本向虎走去，虎仰起首来。

吴 本：老虎，老虎，莫非你有什么痛苦，半夜三更，要来求我
吴本？

（虎通灵地点点头。

弟子丙：唉，先生说的话，虎阁会听得听。

吴 本：那你什么所在痛苦阿？

（虎仰首张口摇晃着。吴本摸着虎头，详细定着。

吴 本：是嘴里痛苦？（虎点头）

弟子甲：真的虎会听人的话。（告生）

吴 本：（欲把手伸进虎口）

弟子甲：先生小心阿。

吴 本：（详细一看）唔，原来嘴里颚着一支骨头。

弟子甲：定是这该死的虎，咬人伤物，所以才会被骨头颚在候里。

先生，免管它。

弟子乙：是啊，免管它。出去，出去。（虎不动）不出去，我样
家就来打。

吴 本：慢，慢。

（唱） 老虎生性实在凶，
伤人害物天不容。
我若为它解危难，
岂不违我济世初衷。

这，这这。

看它张口闭目淚汪汪，

教我怎会不动容！

弟子甲：先生要做它？但恐会伤人害，说是助虎为恶。

吳 本：这——老虎啊！

（唱）

我施医救人於沉疴，
你却伤人害物作恶多。
救虎惹來众人罵，
進退維艱要如何？

（内声唱）

为今別無路可行，
望你去邪能归正。
從此莫再乱害物，
先生救你免罵名。

（虎伏地叩首。）

吳 本：罢了。医者救死扶伤，也有见死不救，只是你须改恶从善，我也免受你之累。（虎点头）好。你就将嘴再张开。

（吳本欲伸進虎口拔骨。）

弟子甲：先生且慢。人说：人无害虎心，虎惊过人意何。

吳 本：噢。取過“鎮方尺”。

弟子甲：弟子遵命。（取出鎮方尺）

吳 本：將虎嘴撐開，待为师取骨。

弟子甲：是。（二人將鎮方尺撐開虎嘴）

吳 本：（給虎在口内抹药，顺势把骨头取出）

（虎就地一滾，跃起，抖抖毛，摇摇尾。）

弟子甲：好了，好了。先生共你取出鯁在喉里的骨，你快回山去吧。

（虎走到門口，又轉回來，蹲在門边。）

弟子乙：什么啊，你要共先生看門啊？

（虎点点头。）

弟子：好啊，好啊！

求医者：〈奔上〉先生、先生，〈进门见虎惊坐地上〉啊！虎。

吴本：〈急扶起〉小哥，不用怕，不用怕，你来创什么？

求医者：要请先生为我爹看病。

吴本：好，药箱侍候。

弟子乙：先生，你还未休息呢。

吴本：救人要紧呵。〈背起药葫芦〉行。

求医者：〈举起灯笼〉

吴本：〈指着灯笼对虎〉记住，我夜间出门为人看病，举此灯笼，你若是遇见持灯笼的人，不要惊他。〈虎点头〉更不能伤他。〈虎点头再三〉行！

〈众亮相。〉

〈灯暗。〉

第二场

地点：山道上，有片桑叶林。

人物：弘生、荣昌、吴本、弘生母、郑秀姑、山贼、男女乡民。

〔幕在乐声中，弘生、荣昌结伴上。〕

荣昌：〈内声〉弘生哥，行呵。〈上〉

〈唱〉 离家别亲做小贩，

且喜今日把家还。

弘生：〈唱〉 思家心急嫌步慢，

唯恐慈母眼望穿。

荣昌：弘生哥，你看，前面不远，就是咱的家乡了。

弘生：是啊，咱离家已有半年了。每日思念家乡，今日总算见

到家咯。

荣昌：这一回家，合家团聚，好不热闹啊。

弘生：咳！荣昌兄弟，你有父母兄弟，一家热热闹闹，我弘生单身一人，老母在堂，孤苦零丁啊。

荣昌：吔，弘生哥，这次回家，就该娶一个嫂嫂，奉侍老伯母啊。

弘生：荣昌兄弟你……

荣昌：男大当婚吗。

弘生：这些时，不知我母亲身体可安好。

荣昌：不是已离家不远了吗，咱就紧行几步。

弘生：好。咱就相共赶行几步。

〈合唱〉 眼看家乡已在望，
放宽步伐走奴奴。
都为离家时日久，
那个游子不思乡。

〈山贼内喊：汉子莫走。上拦住去路。〉

山贼：留下买路钱，放您过去。

弘生：大王饶命，阮身边并无银钱啊。

山贼：无钱就留命！

荣昌：大王啊，阮是小本经纪，赚来些少铜钱以度三餐。

山贼：那你就将铜钱留下。

弘生：大王，可怜我家有老母啊，

山贼：不留钱就留命！〈举刀砍进去〉

〈弘生、荣昌急躲，山贼追杀，荣昌色裤被抓住，弘生拉住山贼的另一手。〉

弘生：荣昌兄弟，你快快逃走。

山贼：你放手。

弘生：不放！

（荣昌挣脱，山贼踢倒弘生，用刀乱砍弘生。）

荣昌：呵！弘生哥——〈扑上去〉

山贼：〈举刀砍荣昌〉连你共一双。

秀姑：贼子休得伤人！〈用棍架住〉

〈荣昌逃下，秀姑与山贼开打，贼败下。〉

秀姑：贼子莫走！〈追下〉

〈荣昌扶弘生母，男女乡民上。〉

弘生母：弘生，我儿……！

〈唱〉 眼看我儿遭杀害，

痛子情切泪满腮，

众：〈唱〉 可恨恶贼心肠歹，

截途杀人天理何在？

弘生母：弘生，我子。

〈唱〉 三家仅你一条根，

儿今一死三家绝后代！

〈吴本与秀姑从各自方向走上。〉

吴本：〈唱〉 听哭声实悽惶，

铁石人也断肠！

〈众发现吴本，齐拥上去。〉

众：吴先生，救人，救人啊！

弘生母：〈跪向前〉先生啊，你要救我儿一命啊。

吴本：〈扶起〉老大娘不用如此。待吴本详细看来。〈检查伤

情〉哎呀！

〈唱〉 看弘生——

脑壳破裂胫骨碎，

气如游丝命垂危。

弘生母：儿啊，你死不得啊——

〈唱〉 如今一死黄泉去，
孤苦老母依靠谁？

吴 本： 哭声震得我心碎，
救死扶伤我要尽力而为。

老大娘不要眼淚，待我尽量設法解救弘生就是。

〈吴本取下药葫芦，为弘生敷药，色。〉

吴 本：這，這胸骨粉碎，接續甚难，这要如何是好了——

众：先生，你该可怜可怜弘生母啊。

吴 本：这。〈腿〉待我取下桑树枝，为他接骨。〈向荣昌〉取碗
水來。 柳

〈吴取桑枝，荣昌捧水上。吴接骨。吸水渍弘生。〉

秀 姑 〈把一切看在眼里〉先生医术高明，敢問尊姓大名？

吴 本：不才吴本。

秀 姑：什么。你就是那大名鼎鼎的医灵真人？

吴 本：不敢，不敢。小哥哥方人氏，为何称我贱名？

秀 姑：〈脱去男装〉先生，我是女的。

吴 本：唔，你是女的？

秀 姑：先生听说：

〈唱〉 家住隔海金门是吾乡，

父女打猎度日乐融融。

爹々一日射猎在高山，

不幸被毒蛇來咬伤。

乡间缺少名蛇医，

救治无药我爹一命长。

立誓访师学蛇医，

救世济世走四乡。

吴 本：兴民济世，真心可嘉啊。

秀 姑：我祖父晚暮之时对我说，这过海人——

（唱） 东岛山下龙歌畔，
有一蛇医姓吴名字扬。
千里寻师扮男装，
到此却遇狗强梁。
眼看乡亲遭杀害，
秀姑怒火燃满胸。
拔刀相助杀恶贼，
欣遇名师在途中。

先生，你就收下我这苦命的弟子吧。

吴 本：（唱） 她的身世共我一般同，
缺医少药亲人把命丧。
立志学医不为奔波苦，
推己及人怎能不允从。

姑娘立志学医，吴本敢不如命。

秀 姑：〈大喜〉先生请受弟子四拜。〈拜下去〉

〈荣昌、弘生母，扶着范转来的弘生，

荣 昌：先生大恩不敢有忘。若不嫌我等愚钝，荣昌与弘生哥愿
跟随先生左右，学先生施医救人。

众：是啊，学先生施医救人！

吴 本：好啊！

〈幕内：“鸟暗碧”的主旋律起，幕徐下。〉

〈灯暗。〉

第三场

地点：胡庸太医的家门口。

人物：胡庸、李员外、张主管、阿坤、翠々、阿坤妈、吴本、管家、二家人、童子。

（幕在音乐声中启：胡庸由门内踱着方步上，管家随

胡庸：哈々々。

（唱） 毕生业医四乡颇有名，
豪门官吏敬我如神明。
谁道医者是下九品，
胡某我却是人上人。

（李员外带二捧礼者上。

李员外：哈々。胡老先生，你好呵。

胡庸：李员外，你好。

李员外：老先生，拙内身染沉疴，得先生诊治，病已痊愈，胡老先生不愧国手名医。

胡庸：李员外过奖了。自古是：医家诃，病家福柯。

李员外：先生妙手回春，小弟今日特来面谢，来呵，礼物呈上。

（捧礼者将礼物呈上）些须薄礼，聊表寸心，望先生笑纳。

（管家忙上前揭帘，胡庸看了一眼。

胡庸：哎呀，救死扶伤，医者之职，李员外如此破费，胡某绝不敢收。

李员外：这是小弟一点敬意，它能报先生於万一，请收下，请收下。

胡庸：如此说来，胡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哈々々。

李员外：哈々々。

（管家捧礼者下。）

胡 庸：李员外请入内奉茶。

李员外：请。（二人挽手入内）

（阿坤与翠々抬担架上，阿坤母随上，欲进门与出来的管家碰着。）

管 家：（拦住）哎，々、々。您要创什么啊？

阿坤母：大爷，我这媳妇是头胎怀孕，可怜她痛了一晚一日了，凶仔还未出世，如今已是气息奄々，神志昏迷。胡先生是有这四乡八里的名医，要来求他共阮媳婦看一下，救救这大细二条命。

管 家：胡老爷今日会客，那有闲工夫共你看病啊，去，々々。我看你还是到别地去着。

阿坤母：哎呀，别家先生，离此十外里，我媳婦难产，岂能担搁。还望管家老爷为阮通禀一声。

管 家：无闲就是无闲，还在啰嗦啥，快扛回去。

翠 翠：（跪下）管家老爷，你做々好心，救々我嫂々啊，阮共你跪下了，（拉坤跪下）

管 家：嘿々々，免说跪。就是躺下也是无闲。共我扛开去。

阿坤母：（跪下）管家老爷，难道你就是见死不救啊。（哭）

（胡送李出，见状问。）

胡 庸：是谁在此喧鬧？

管 家：禀老爷，是一产妇难产……

翠 翠：老爷救命，救命啊。

管 家：老爷你看——

胡 庸：你这奴才，真不晓事！

李员外：唔。胡老先生有事，小弟改日奉教，告辞了。

胡 庸：恕不远送，请。

李员外：请。（偕二送礼者下）

阿坤母：胡先生啊。

（唱）
难产关连两条命，
媳婦已是游絲一发千斤悬。
人说医家常怀刈股心，
万望先生多行善。

（掏出袖中红纸包）

一点碎银作医金，
穷人无物可孝敬。

管家：（接过红色掂掂分量）老爷，你就其他看一下。这点小意思就赏赐奴才好了。

胡庸：（别了一眼）你过狗奴才。

（胡庸率撇开被子一角，略按脉）

胡庸：瓜熟蒂落，自会分娩，不用害怕，抱回去吧。

阿坤母：这——胡先生——

管家：先生说不要紧就不要紧，还在啰嗦啥。快抱回去。

（阿坤与翠儿无奈把担架抬向一边去，母随下）

内声：张师爷求见。

胡庸：快有清。

（张师爷上）

胡庸：张兄到来，胡某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张师爷：不敢，张某今日到来，有事奉屈。

胡庸：张兄有何差遣，胡某敢不效力。

张师爷：江县尊有一千金，身患奇疾，欲请胡先生一诊。

胡庸：唔。江老县尊，精於岐黄，胡某怎敢献丑。

张师爷：县尊虽习岐黄，只是投药无效。闻胡老先生医界国手，故差张某奉请。